



Adam Lindemann
私人投资者，当代艺术与设计领域内重要的收藏家。曾撰写《Collecting Contemporary》。

《As It Lays》告诉我们，成功、名望和文化地位，并非幸福，甚至也非个人满足感的秘诀。该项目揭示了自我欺骗的几个变种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或许我们都会堕入到相同的苦恼之中。

WHO IS ALEX ISRAEL

Alex Israel是谁？ 我干吗要在乎？

Alex Israel是洛杉矶青年艺术家，他的彩色板面油画看起来就像1980年代的情色电影，在巴黎和柏林的时尚画廊非常畅销。

你可以在YouTube或专门的网站上看到他的最新电视节目“*As It Lays*”，由他担任主持，让我想起了Andy Warhol的名作《*Screen Tests*》。

翻译_Shirley Tang 编辑_俞瑾

Alex Israel是洛杉矶青年艺术家，他的彩色板面油画看起来就像1980年代的情色电影，在巴黎和柏林的时尚画廊非常畅销。我原想到下东区超时尚前卫画廊Reena Spaulings Fine Art看他的个展，但这家画廊实在太时尚太前卫了，在星期五下午让我吃了个闭门羹。事实上，我两次在常规画廊营业时间到这画廊看展览，两次都只见它大门紧锁乌灯黑火。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写Israel先生的作品评论时，我才发现其实很容易就可看到他的最新电视节目“*As It Lays*”，原来他已把节目上传到YouTube，并专门建了个网站www.asitlays.com。这节目由Israel先生担任主持，让我想起了Andy Warhol的名作《*Screen Tests*》（试镜）：两个项目尽管表面不同，实际上却非常相似，都采用了视频画像的形式。

Warhol在1960年代制作的所谓《*Screen Tests*》，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试镜。Warhol将镜头推到拍摄对象的脸上，拍成两分半钟的影片。无论是“工厂”（注：Warhol工作室的名字）常客如Edie Sedgwick或Lou Reed，还是名人如Bob Dylan、Salvador Dalí，其实都不重要，因为所有对象都在Warhol的镜头下粉碎，提醒大家青春、美貌、性别、名气和财富，只存在于顷刻之间。

“*As It Lays*”推出前，Israel所谓的名气，是担

任已离世的洛杉矶艺术家Jason Rhoades的助手，在Rhoades声名狼藉的派对“*Black Pussy Soirée Cabaret Macramé*”充当门卫。现在Israel先生成功将Warhol的试镜提升到全新的水平，在对名人和准名人的访谈里，他洗匀手里的提示卡，从中抽取一系列怪异尴尬的问题并念出来，譬如这条给Rachel Zoe的问题：“如果你要做最完美的沙拉，关键食材是什么？”访谈对象被迫无助地讲述个人故事。Israel先生的画像既是源自当前以Facebook、Twitter为代表，短小精炼的时代精神，也是针对这精神的评论，与Warhol曾经的方式一样让人痛苦：它的存在空间缺乏人类情绪或怜悯。

与Warhol的项目不同的是，大多数情况下Israel先生的嘉宾年纪更大，也过了时。他们本身和谈论的，都是洛杉矶的文化历史。他们代表了洛杉矶一部分知名人物的状况，曾处在这个圈子的中心，但如今有一只脚，有些人甚至是两只脚，都立于圈外了。

这种电视式采访看起来其实颇为怪异：在苛刻空虚的环境里，主持人读出卡片上的问题。但Israel先生的受害者里，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是被设了局；大多数人只是在自己的座位上痛苦地扭动身体，大汗淋漓。我能体会到他们的痛苦。最后我不禁想：在洛杉矶有名有势过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这之后呢？

他的问题有平庸也有离奇的。譬如，真人秀“*Housewife of Beverly Hills*”（贝弗利山主妇）

演员，Adrienne Maloof就被问到：“你有在考试作弊过吗？”她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不，但我帮其他人作弊，整个球队的人。”然而，她似乎没有意识到她刚刚揭露的事实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她与“整个球队”的关系。餐馆老板Chow先生接到的问题是：“人与机器人的战斗，哪一方会获胜？”他的回答本该是“失败”，但他却回答道：“自然比机器更精密，每片叶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个指纹也是如此……机器人是机器，有其局限性。”真是有趣！比这还要厉害的是，71岁的创作型歌手Paul Anka被问到，“喜欢巧克力还是香草？”他给出了一段三分的独白。还有Jon Peters，曾是赫赫有名的电影制片、索尼影视娱乐的负责人（还曾任芭芭拉·史翠珊的理发师），踏入了陷阱，他接到的问题是，“你很会讲故事吗？”他坦率地答道：“小时候我是个大话王，长大后我把谎话变成了幻想。”

这些嘉宾身为世人注意力焦点的时刻可能已是过去，但仍死心塌地要证明自己的重要性，为此甚至愿意与这位自己一无所知的艺术家采访者，详尽地交谈。最终，大多数嘉宾可悲地展示了自己虚伪的“试镜”一面。洛杉矶是一座痴迷青春和力量的城市；如果你曾是这里的关注焦点，如今却被边缘化，想必不会有非常愉快的感受。

尽管如此，这些访谈也并非全都是悲剧。在我看来，95岁的Phyllis Diller单是出场，就已得到加分。被问及“你正在读什么书”，她敏捷地回答：“我没法读书。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。”其他受访者并未这样简单地脱离圈套，况且这回答让场面更显奇特凄美。





被问及“你希望世人眼中的你是什么样的”，七次入选NBA全明星赛的James Worthy，不自在地答道：“篮球是我的谋生工具，但它并不代表我这个人。”

节目里还有一些有趣的尴尬时刻。1975年登上《体育画报》封面、令人陶醉的美女Cheryl Tiegs，表现得不太好；她透露自己最喜欢的卡拉OK歌曲是Etta James的《At Last》。Quincy Jones接到的问题是“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”，不知他是否想起《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》（巨蟒与圣杯）里，加拉哈爵士被问及同样问题时，回答道“蓝……呃，不对……绿”，因“答错”而被扔到山沟里。显然Jones没有想起这一幕，因此他不好意思地回答，“紫，嗯……还有石灰，黑，嗯……橙”，然后对着镜头痛苦地微笑。也许最让人难为情的访谈，是约翰·F·肯尼迪的侄子 Bobby Shriver，他真是政治正确得让人痛苦。“你最想与谁见面？”他的回答简直难以置信，“我曾打开一扇房门，看到鲁契亚诺·帕瓦罗蒂在里面……我真是承受不起。”他说出这话该有多荒谬啊，毕竟他与摇滚巨星Bono是好朋友，一起创建了全球RED慈善组织。哦，Shriver先生。你该不会想让我们相信，你从来没喜欢过摇滚乐，一直以来都是在伪装，其实你是个歌剧爱好者？

有三位嘉宾成功扭转了Israel先生主导的局面——没有用到什么巧妙的手段。监制Rick Rubin回答每个问题都只用一个词，“对……有时……有点……不……”，甚至面对最后一个问题，“你希望世人眼中的你是什么样的？”他也没有为Israel先生提供乐子。“我什么也想不到。”他面无表情

这个访谈节目的嘉宾们，
身为世人注意力焦点的时刻可能已是过去，
但仍死心塌地要证明自己的重要性，
为此甚至愿意与这位自己一无所知的
艺术家采访者，详尽地交谈。
最终，大多数嘉宾可悲地展示了自己
虚伪的“试镜”一面。



地说。小说家Bret Easton Ellis找了Israel先生的麻烦。被问及“你希望世人眼中的Bret Easton Ellis是什么样的”，他回答说，“没什么。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什么。”中性摇滚巨星Marilyn Manson，用表演抢过了节目的主导。面对问题“你有没有考虑过素食者”，他回答说，“我考虑过跟素食者做爱，但接着我就想，她可能会问，哦，你的精液里有什么？”当被问及“如果可以改变你一项外表，你会选择什么”，他回答，“不要这么大的鸡鸡……它有时还真麻烦。”嗯，Manson先生，这对你来说还真是个严重的问题呢！

上星期我在洛杉矶采访了Israel先生，并拿他测试了我的理论。难道卡片上写的问题，不是故意嘲弄受访者的吗？他否认这项指控，甚至表示写问题的并非他本人。“我的实习生写了些温和的问题，”他说，“我不希望它成为汇集敏感问题的谈话节目。”他是否刻意选择受访者，那些已不再重要，褪了色的明星？这种解读让他生气。“这种观点真是太刻薄了，”他说，“我选

择的人，都在某个时间点为洛杉矶作出了重大贡献……他们是我们城市的历史文化，我选择他们是为了赞颂。”

身为Facebook世代一员的Israel先生，自可矫揉造作、怀旧地拥抱洛杉矶的历史，并对活在过去的可悲暗示装作一无所知。或许他是真诚的；他的项目，他实习生的“温和”问题，确实不是对脱口秀形式的刻薄讽刺。难道我才是倒退到别的时代，在原本无内涵的事物里找寻深层含义？

也许我也同样不切实际，年岁渐长，却仍希望自己变得更好，更聪明，或至少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感到更自在。《As It LAYS》告诉我们，成功、名望和文化地位，并非幸福，甚至也非个人满足感的秘诀。这项目揭示了自我欺骗的几个变种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或许我们都会堕入到相同的苦恼之中。用17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弗朗索瓦·德拉罗什福科（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）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一个人以为自己正在愚弄别人时，是最容易被别人愚弄的”。■